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
第九十八回 巧攘奪弟婦作夫人 遇機緣僚屬充西席

「從此之後，莫可基便變成了莫可文了。從此之後，我也只說莫可文，不再說莫可基了。莫可文到了蘇州，照例稟到繳憑，自不必說。他又求上頭分到鎮江府當差，上頭自然無有不准的。他領到札子，又忙到鎮江去稟到。你道他這個是甚麼意思？原來鎮江府王太尊是他同鄉，並且太尊的公子號叫伯丹，小時候曾經從他讀過兩三年書的，他向來雖未見過王太尊，卻有個賓東之分在那裡。所以莫可文到得鎮江，稟見過本府下來，就拿帖子去拜少爺，片子後面，注明『原名可基』。王伯丹見是先生來了，倒也知道敬重，親自迎了出來，先行下拜。行禮已畢，便讓可文上坐。可文也十分客氣，口口聲聲只稱少爺，只得分賓坐了。說來說去，無非說些套話。在可文的意思，是要求伯丹在老子跟前吹噓，給個差使。但是初見面，又不便直說，只說得一句『此次到這邊來，都是仰仗尊大人栽培』。伯丹還是個十七八歲的孩子，只當他是客氣話，也支些客氣話回答他。」「可文住在客棧裡十多天，不見動靜，又去拜過兩次伯丹。伯丹請他吃過一回館子，卻是個早局，又叫了四五個局來，都是牛鬼蛇神一般的，伯丹卻傾倒的不得。可文很以為奇，暗暗的打聽，才知道王太尊自從斷弦之後，並未續娶，又沒有個姨太太，衙門裡頭，並無內眷。管兒子極嚴，平常不准出衙門一步，閒話也不敢多說一句。伯丹要出來頑頑，無非是推說那裡文會，那裡詩會，出來頑頑個半天，不到太陽下山，就急急的回去了。就是今天的請客，也是稟過命，說出去會文，才得出來的。所以雖是牛鬼蛇神的妓女，他見了就如海上神山一般，可望不可即的了。可文得了這個消息，知道伯丹還純乎是個孩子家，雖托了他也是沒用。據如此說，太尊還不知我和他是賓東呢。要想當面說，自己又初入仕途，不知這話說得說不得。躊躇了兩天，忽然想了一個辦法，便請了幾天假，趕回杭州去。

「此時，他住的兩間祖屋，早已租了給人家住了。這一次回來，便把行李搬到弟婦家去。告訴弟婦：『已經稟過到了，此刻分在鎮江，不日就可以有差使了。我此刻回來，接你到鎮江同住。從此就一心一意任鎮江當差候補，免得我身子在那邊，心在這邊，又不曉得你幾時沒了錢用，又恐怕不能按著時候給你。因此想把你接了去，同住在一起，我賺了錢，便交給你替我當家。有是有的過法，沒有是沒有的過法，自己一家人，那是總好說話的。』弟婦聽了他這個話，自然是感激他，便問幾時動身。可文道：『我來時只請了十五天的假，自然越趕越快好。今天不算數，我們明天收拾起來罷。』弟婦答應了。因為他遠道回來，便打了二斤三白酒，請他吃晚飯。居鄉的人不甚講究規矩，便同桌吃起飯來。可文自吃酒，讓弟婦先吃飯。

「等弟婦飯吃完了，他的酒還只吃了一半。卻仗著點酒意，便和弟婦取笑起來，說了幾句不三不四的話。他弟婦本是個鄉下人，雖然長得相貌極好，卻是不大懂得道理，聽了他那不三不四的話，雖然知道漲紅了臉，卻不解得迴避開去。可文見他如此，便索性道：『弟婦，我和你說一句知己話。你今年才二十歲……』弟婦道：『只有十九歲，你兄弟才二十歲呢。』可文道：『那更不對了！你十九歲便做了寡婦，往後的日子怎樣過？雖說是吃的穿的有我大伯子當頭，但是人生一世，並不是吃了穿了，就可以過去的啊。並且還有一層，我雖說帶了你去同住，但是一個公館裡面，只有一個大伯子帶著一個小嬸，人家看著也不雅相。我想了一個兩得其便的法子，但不知你肯不肯？』弟婦道：『怎樣的法子呢？』可文道：『如果要兩得其便，不如我們從權做了夫妻。』

「弟婦聽了這句話，不覺登時滿面通紅，連頸脖子也紅透了，卻只低了頭不言語。可文又連喝了兩杯酒道：『你如果不肯呢，我斷不能勉強你。不過有一句話，你要明白：你要替我兄弟守節，卻是再好沒有的事；不過像你那個守法，就遇到頭髮白了，那節孝牌坊都輪不到你的頭上。街鄰人等，都知道你是莫可文的老婆。我此刻到了省，通江蘇的大小官員，都知道我叫莫可文。兩面證起來，你還是個有夫之婦。你這個節，豈不是白過了麼？可巧我的婆子死在前頭，我和你做了夫妻，豈不是兩得其便？並且你肯依了，跟我到得鎮江，便是一位太太。我亦並不拘束你，你歡喜怎樣就怎樣，出去看戲咧、上館子咧，只要我差使好，化得起，盡你去化，我斷不來拘管你的。你看好麼？』他弟婦始終不曾答得一句話，還伏侍他吃過了酒飯，兩個人大約就此苟且了。幾日之間，收拾好家私行李，僱了一號船，由內河到了鎮江，仍舊上了客棧。忙著在府署左近，找了一所房子，前進一間，後進兩間，另外還有個小小廚房，甚為合式，便搬了進去。喜得木器家私，在杭州帶來不少，稍為添買，便夠用了。搬進去之後，又用人來：用了一個老媽子；又化幾百文一月，用了一個十四五歲的男孩子，便當是家人。弟婦此時便升了太太。安排妥當，明日便上衙門銷假，又去拜少爺。

「消停了兩天，自己家裡弄了兩樣菜，打了些酒，自己一早專誠去請王伯丹來吃飯。說是前回擾了少爺的，一向未曾還東，心上十分不安；此刻舍眷搬了來，今日特為備了幾樣菜，請少爺賞光去吃頓晚飯。伯丹道：『先生賞飯，自當奉陪；爭奈家君向來不准晚上在外面，天未入黑，便要回署的，因此不便。』可文道：『那麼就改作午飯罷，務乞賞光！』伯丹只得答應了。不知又向老子搗個甚麼鬼，早上溜了出來，到可文家去。可文接著，自然又是一番恭維。又說道：『兄弟初入仕途，到此地又沒得著差使，所以租不出好地方，這房子小，簡慢得很。好在我們同硯，彼此不必客氣，回來請到裡面去坐，就是內人也無容迴避。』伯丹連稱：『好說，好說。門生本當要拜見師母。』坐了一會，可文又到裡面走了兩趟，方才讓伯丹到裡面去。到得裡面，伯丹便先請見師母。可文揭開門簾，到房裡一會，便帶了太太出來。伯丹連忙跪下叩頭，太太也忙說：『不敢當，還禮，還禮。』一面說，一面還過禮。可文便讓坐，太太也陪在一旁坐下，先開口說道：『少爺，我們都同一家人一般，沒有事時候，不嫌簡慢，不妨常請過來坐坐。』伯丹道：『門生應該常來給師母請安。』閒話片時，老媽子端上酒菜來，太太在旁邊也幫著擺設。一面是可文敬酒，伯丹謙讓入座，又說：『師母也請喝杯酒。』可文又道：『少爺不是外人，你也來陪著吃罷。』太太也就不客氣，坐了過來，敬菜敬酒，有說有笑。暢飲了一回，方才吃飯。飯後，就在上房散坐。可文方才問道：『兄弟到了這裡，不知少爺可曾對尊大人提起我們是同過硯的話？』伯丹道：『這個倒不曾。』原來伯丹這個人有點傻氣，他老子恐怕他學壞了，不許他在外交結朋友。其時有幾個客籍的文人，在鎮江開了個文會，他老子只准他到文會上去，與一班文人結交。所以他在外頭識了朋友，回去絕不敢提起；這回他先生來了，也絕不敢提起。在可文是以為與太尊有個賓東之分，自己雖不便面陳，幸得學生是隨任的，可以借他說上去，所以稟到之後，就去拜少爺。誰知碰了這麼個傻貨！今天請他吃飯，正是想透達這個下情。當下又說道：『少爺何妨提一提呢？』伯丹道：『家君向來不准學生在外面交結朋友，所以不便提起。』可文道：『這個又當別論。尊大人不准少爺在這裡交結朋友，是恐怕少爺誤交損友，尊大人是個官身，不便在外面體察的原故。像我們是在家鄉認得的，務請提一提。』伯丹答應了，回去果然向太尊提起。又說這位莫可文先生是進過學的。太尊道：『原來是先生，你為甚不早點說。我還當是一個平常的同鄉，想隨便安插他一個差使呢。你是幾歲上從他讀書的？』伯丹道：『十二三四歲那幾年。』太尊道：『你幾歲上完篇的？』伯丹道：『十三歲上。』太尊道：『那麼你還是他手上完的篇。』隨手又檢出莫可文的履歷一看，道：『他何嘗在庠，是個監生報捐的功名。』伯丹道：『孩兒記得清清楚楚，先生是個秀才。』太尊道：『我是出外幾十年的人，家鄉的事，全都糊裡糊塗的了。你既然在他手下完篇的，明天把你文會上作的文章譽一兩篇去，請他改改看，可不必說是我叫的。』伯丹答應了，回到書房，譽好了一篇文章，明日便拿去請可文改。可文讀了一遍，搖頭擺尾的，不住贊好道：『少爺的文章進境，真是了不得！這個叫兄弟從何改起，只有五體投地的了！』伯丹道：『先生不要客氣，這是家君叫請先生改的。』可文兀的一驚道：『少爺昨天回去，可是提起來了？』伯丹道：『是的。』可文丟下了文章不看，一直釘住問，如何提起，如何對答，尊大人的顏色如何。伯丹不會撒謊，只得一一實說。可文聽到秀才、監生一說，不覺呆了一呆，低頭默默尋思，如果問起來，如何對答，須要預先打定主意。到底包攬詞訟的先生，主意想得快，一會兒的功夫，早想定了。並且也料到叫改文章的意思，便不再和少爺客氣，拿起筆來，『唼唼唼』的一陣改好了，加了眉批、總批，雙手遞與伯丹道：『放恣放恣！尊大人跟前，務求吹噓吹噓！』伯丹連連答應。坐了一會，便去了。

「到了明日是十五，一班佐雜太爺，站過香班，上過道臺衙門，又上本府衙門。太爺們見太尊，向來是班見，沒有坐位的。這

一天，號房拿了一大疊手版上去。一會兒下來，把手版往桌上一丟，卻早抽出一個來道：『單請莫可文莫太爺。』眾佐雜太爺們聽了這句話，都把眼睛向莫可文臉上一望，覺得他臉上的氣色是異常光彩，運氣自然與眾不同，無怪他獨荷垂青了。莫可文也覺得洋洋得意，對眾同寅拱拱手，說聲『失陪』，便跟了手版進去。走到花廳，見了太尊，可文自然常禮請安。太尊居然回安拉炕，可文那裡敢坐，只在第二把交椅上坐下。太尊先開口道：『小兒久被化雨，費心得很。老夫子到這邊來，又不提起，一向失敬；還是昨天小兒說起，方才知。』可文聽了這番話，又居然稱他老夫子，真是受寵若驚，不知怎樣才好，答應也答應不出來，末了只應得兩個『是』字。太尊又道：『聽小兒說，老夫子在庠？』可文道：『卑職僥倖補過廩，此次為貧而仕，是不得已之舉，所以沒有用廩名報捐。到了鄉試年分，還打算請假下場。』太尊點頭道：『足見志氣遠大！』說罷，舉茶送客。可文辭了出來。只見一班太爺們還在大堂底下，東站兩個，西站三個的，在那裡談天。見了可文，便都一哄上前圍住，問見了太尊說些甚麼，想來一定得意的。可文洋洋得意的說道：『無意可得。至於太尊傳見，不過談談家鄉舊事，並沒有甚麼意思。』內中一個便道：『閣下和太尊想來必有點淵源？』可文道：『沒有，沒有，不過同鄉罷了。』說著，便除下大帽子，自有他帶來那小家人接去，送上小帽換上；他又卸下了外褂，交給小家人。他的公館近在咫尺，也不換衣服，就這麼走回去了。

「從此之後，伯丹是奉了父命的，常常到可文公館裡去。每去，必在上房談天，那師母也絕不迴避，一會兒送茶，一會兒送點心，十分慇懃。久而久之，可文不在家，伯丹也這樣直出直進的了。」

「可文又打聽得本府的一個帳房師爺，姓危號叫瑚齋的，是太尊心腹，言聽計從的，於是央伯丹介紹了見過幾面之後，又請瑚齋來家裡吃飯，也和請伯丹一般，出妻兒子的，絕無迴避。那位太太近來越發出落得風騷，逢人都有說有笑，因此危瑚齋也常常往來。如此又過了一個來月，可文才求瑚齋向太尊說項。太太從旁也插嘴道：『正是。總要求危老爺想法子，替他弄個差使當當才好。照這樣子空下去，是要不得了的！這裡鎮江的開銷，樣樣比我們杭州貴，要是鬧到不得了，我們只好回杭州去的了。』說罷，嫣然一笑。危瑚齋受了他夫妻囑托，便向太尊處代他說項。太尊道：『這個人啊，我久已在心的了。因為不知他的人品如何，還要打聽打聽，所以一直沒給他的事。只叫小兒仍然請他改改課卷，我節下送他點節敬罷了。』瑚齋道：『莫某人的品，倒也沒甚麼。』太尊道：『你不知道：我看讀書人當中，要就是中了進士，點了翰林，飛黃騰達上去的，十人之中，還有五六是個好人；若是但進了個學，補了個廩，以後便蹲蹬住的，那裡頭，簡直要找半個好人都沒有。他們也有不得不做壞人之勢。單靠著坐館，能混得了幾個錢，自然不夠他用；不夠用起來，自然要設法去弄錢。你想他們有甚弄錢之法？無非是包攬詞訟，干預公事，魚肉鄉里，傾軋善類，布散謠言，混淆是非，甚至窩娼庇賭，暗通匪類，那一種奇奇怪怪的事，他們無做不到。我府底下雖然沒有甚麼重要差使，然而委出去的人，也要揀個好人，免得出了岔子，叫本道說話。莫某人他是個廩生，他捐功名，又不從廩貢上報捐，另外弄個監生，我很懷疑他在家鄉幹了甚麼事，是個被革的廩生，那就好人有限了。』瑚齋道：『依晚生看去，莫某人還不至於如此；不過頭巾氣太重，有點迂腐騰騰的罷了。晚生看他世情都還不甚了了，太尊所說種種，他未必去做。』太尊道：『既然你保舉他，我就留心給他個事情罷了。』既而又說道：『他既是世情都不甚了了的，如何能當得差呢。我看他筆墨還好，我這裡的書啟張某人，他屢次接到家信，說他令兄病重，一定要辭館回去省親。我因為一時找不出人來，沒放他走，不如就請了莫某人罷。好在他本是小兒的先生，一則小兒還好早晚請教他，二來也叫他在公事上歷練歷練。』瑚齋道：『這是太尊的格外栽培。如此一來，他雖是個壞人，也要感激的學好了。』說罷，辭了出來，揮個條子，叫人送給莫可文，通知他。可文一見了信，直把他喜得賽如登仙一般。」

正是：任爾端嚴衡品行，奈渠機智善欺蒙。不知莫可文當了鎮江府書啟之後，尚有何事，且待下回再記。